



摘要：宗白华被誉为诗性美学家，其在东方美学中融入西方的诗歌精神，形成以东方哲学文化为主的诗歌理论，其独特的诗歌生产机制与构建形式，为如今的诗歌写作提供了较大的参考价值。加强对宗白华的诗歌理论研究，既能从东方哲学文化精神中感受宗白华的诗歌理论魅力，也能从其诗歌理论中感受宇宙万物的奥妙。从宗白华的生平简述和诗论著述入手了解诗的本体论，以此感受宗白华的诗歌理论，能真正从中品味人生，感悟哲学。

关键词：诗歌理论；宗白华；诗性

宇宙·生命·诗歌 ——宗白华的诗歌理论研究 史 记

宗白华对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哲学的深度了解是其被称为诗性美学家的主要原因，宗白华从东方视野接受西方文化的融入，在诗歌中汇聚东、西方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学术文化。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宗白华的成就弥足珍贵。小诗是情感最真实的流露，宗白华在诗歌创作过程中表达的潜在话语给现代诗论的发展和建设带来了诸多启示，后人在研究过程中无不惊叹宗白华的诗歌理论的自由和洒脱。宗白华利用跨文化的方式展现中国诗歌中的生命情怀，使中国诗歌迈上了新的发展历程。

一、宗白华简介

宗白华出生于 1897 年，祖籍安徽省安庆市，因自小接受新式教育，观念新颖。1912 年，宗白华进入金陵中学学习英文，后因病休养，前往德国高等学校中学部修习德文。多年后，宗白华回忆这段经历时认为其充满诗意。1916 年，宗白华在同济医工学堂毕业并升入大学医预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同济学堂改名后迁址，但当时宗白华无心学医，开始自修文学和哲学。自学期间，宗白华与胡适一起倡导新文化运动，积极推动新诗发展。1918 年，宗白华经由同学魏时珍介绍参与少年中国学会筹备，之后被选为权力机关评议部评议员，成为《少年中国》的主要撰稿人，同时成为《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的主编。

因其开辟的新文艺专栏影响较大，《学灯》成为五四时期四大副刊之一。后期，宗白华赴德国留学，先后选修哲学、心理学、生物学。抗战胜利后，宗白华回到南京继续任教。1986 年 12 月 20 日，宗白华在北京逝世，享年 90 岁。

宗白华的诗论充满趣味，以哲理为骨，其诗作中有对诗的理解，也有高度凝练和耐人深思的见解。作为我国新诗史上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创作充满自然气息，为新时代文学的发展提供积极可行的建议，也对新诗作出了客观评价，还曾与郭沫若、田汉合著出版《三叶集》，这一著作对新诗理论探索具有一定代表性。纵观宗白华的诗歌理论可以发现，他认为诗歌本身具有生命的节奏，这也为其生命诗论奠定坚实基础，后期的留学经历让他受到了西方浪漫主义的浸染。宗白华对内心世界和内在世界的追求打破了传统的束缚，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当时文学界对其高度赞赏，认为其诗歌中蕴含振奋民族的精神力量。宗白华的诸多创作短小、精炼又富含哲学，其发表的《诗闲谈》充分体现了其诗论的散文性，也能从简短的诗论中感受生命与诗歌的灵魂。宗白华著作的《略论文艺与象征》《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都有对诗的思考 and 感悟，从感悟中可以感受其诗歌理论，不难发现宗白华善于思考，作品精微深刻，以哲理为骨的诗耐人深思。

二、宗白华的诗的本体论

(一) 内容展现关乎生命的形式

宗白华主张内容与形式密切相关,认为内容展现关乎生命的形式,这也使内容和形式本身具备一致性特征。虽然分开研究相对方便,但不可否认,二者是有机的整体。宗白华将内容分为情绪和人生经历两种,也分为形体和音色。写诗所用的文字以及音韵都是为了表达诗中的情感,是对诗人感情、情绪的抒发。从宗白华的理论主张中不难看出,宗白华认为诗歌属于有机的整体。这也能说明宗白华对诗歌整体的把握,其更善于创作触及心灵的作品。但宗白华在创作过程中不愿意受形式束缚,他认为形式束缚会对内容造成影响。因此,虽然他心中常有诗意,却因烦于推敲诗的形式而放弃写诗,也因此推崇诗人强化对写诗技巧的修炼。每个人都会触景生情,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展现有血有肉的诗歌,而这些触及心灵的情感是诗歌的灵魂。因此,宗白华是最早提出重视诗歌内在节奏的人,但宗白华所说的内在结构与自然节奏不同,它是诗人对生命境界的把握,以宇宙为总对象。宗白华善于在诗句里调动自己的脉搏,这也使其诗和音韵形成和谐的篇章,其内心的情意自然流露于音韵节奏中。宗白华认为艺术作品本身就是一种美的精神体验,借助内容展现生命的形式,才能掌握生命意味的节奏,增强诗歌的艺术性和整体性。掌握生命节奏是宗白华对自己诗歌最好的注解和诠释。

(二) 诗属于有机的形式

宗白华作为初期的白话诗人,与追求绝对自由的郭沫若和康白情不同。宗白华认为利用美的文字表达诗人的情绪意境,需要掌握形式化节奏,确保文字与音乐节奏相合,才能使诗真正达到音乐的质感。虽然宗白华在创作过程中不喜欢束缚,认为束缚和格律会成为表达情感的阻碍,但他在理论上是承认音韵格律对诗歌的重要性的。宗白华认为诗是自由的,创作应该用自然的音节和自然的形式真情流露。宗白华认同诗歌的音韵格律要求,但他认为这些要求会束缚诗人,也会成为创作的阻碍。他曾在给郭沫若写信时提出:“感觉情绪也有些,所缺少的就是艺术的能力和训练。”因为宗白华讨厌束缚,又缺少对音韵格律方面的训练,这也使其在有艺术冲动时总是无从下手。

三、宗白华的诗歌理论

(一) 宇宙

宗白华被称为诗性的美学家,这与其著作文体有关,也与其文学素养有关。1920年,宗白华担任《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的编辑,与郭沫若因艺术观念的契合成为素未谋面的知己。二人共同认可的“泛神论”使二者在隔海相望中成为知音。“泛神论”对神的超越性予以否定,使神的人格形象逐渐消融于宇宙时空中。

这一时代万物皆有灵,自然界的万物被赋予一种神性光辉。具有神秘色彩的宇宙简单呈现出世界真相,宇宙万象之间建立起的联系本身存在深刻的意义关系,而置身其中的诗人因此得出“诗人的宇宙观以泛神论为最适宜”。宗白华的这一结论在后期广泛流传并得到了认可。虽然宗白华与郭沫若是知己,但是二者对“泛神论”的认知有一定的区别。宗白华借助“泛神论”表露出了中国古典艺术境界,而优秀作品中的宇宙灵气也形成了意境结构,是中国人最早对宇宙艺术的再现,彰显着华夏的情怀。华夏人的书法和诗词包含着华夏人的宇宙意识,通过诗词感受华夏文明中的生命情调,能走进另一个诗意的境界。诗的意境可以和宇宙最深处的秘密相关联,二者合二为一,在相互渗透中涌现了全新的“宇宙”,也为人类开辟了丰富的想象世界。宗白华与郭沫若的发展方向和对文学、对哲学的认知各成一派,这与二人的心灵结构有关。宗白华当时研究哲学理论,因此会用哲理做骨,这使得二者在诗歌创作中呈现的艺术特色完全不同。虽然二者在特定时间内就一些诗学问题达成了表面的一致,但细致了解二人的艺术道路会发现,二人的观念有天壤之别。

(二) 生命

宗白华认为人应多与自然亲近、与哲理亲近,才能形成圆满高尚的诗人人格。所谓人格,不是指道德范畴,而是接近老庄哲学中的“道”和“德”,这与宗白华研究的哲理无限接近。从宗白华的视角来看,因为人在与世界接触时层次不同、关系不同,因此形成的境界也会有所不同,宗白华将其分为功利、伦理、政治、学术、宗教五种境界。从宇宙人生中的个体秩序窥见灵魂深处,能使人类达到心灵上的享受。因此形成的艺术境界,也带来了别样的美。宗白华认为生命与心灵本身是有机的整体,人的生命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物种,也是因为心思





澄明。心灵不是特指生命的主体，而是生命的形容词，艺术家的诗心融入宇宙本身就是宇宙的另一表现，空灵而自然。因此，宗白华认为艺术家的人格修养超越传统的“道”和“德”属于精神涵养，这种天然的培植能超越心灵，更能达到凝神静照的体验。凝神静照是指摒除尘世杂念，以最清明的心去发现宇宙万物的奥秘，以此形成心灵的喜悦，既能达到一定的诗境或意境，又能通之于道。中国的哲学与生命息息相关，哲学就是生命在宇宙之中翩然起舞的诗歌，迸发着独特的生命力和艺术热情。艺术家在创作时，能发现内心深处的自我，也能自然地流露“道”，正是这种深情的流露使诗歌最接近宇宙本身。因此，诗歌作为生命的化身，以独特的艺术符号与不同艺术形式进行沟通。宗白华认为个体应在自然和社会中养成诗人人格，但在自然和社会中沉浸时，也无须为时代风潮所动，沉浸在小世界中探寻大世界的奥秘，才能真正体现诗歌的生命之美，并接受“心灵”的洗礼。

(三) 诗歌

生命的诗本身就是天地宇宙中充分表现的，自然流露的诗歌能自给自足。通过符号象征向人们展示心中的诗境和意境，能真正感受生命之美。但宗白华在创作过程中认为，人们心中的意境和诗境不一定用诗歌进行表达，所以很多创意和诗稿在无形中消亡。这能充分体现宗白华与郭沫若的不同。郭沫若认为诗应该写出来而不是做出来，认为书写本身就是表现生命的最高意义，这种永远残缺不完整生命才是真正象征体的意义符号，因此郭沫若极尽所能地用诗歌提升生命意义。宗白华追求神往，认为不一定非要用书写表达生命的意义，若非惊人之笔，诗歌是可有可无的。在宗白华的理解中，诗歌是诗的意境，直接接触诗人的心灵，诗人在与自然接触时产生的直觉灵感，能燃起熠熠之光。一些若有若无的诗歌本身不需要激活语言来表达，仅靠语言无法展现浩瀚无边的宇宙境界。但知者不言这种模式，使很多诗歌无法通过具体方式来传达，也无法通过文字进行展现，这是典型的东方哲学，追求无上境界。中国的诗词文章里充斥着中国的画面和艺术的境界结构，属于永远无法捕捉的幻物，既能在宇宙中感受其盎然生机，又能为人预留无限的想象空间，诗歌永远留给读者大面积的空白。这也导致宗白华虽然欣赏郭沫若，但内心深处更向往意简而曲的优美诗作。从宗白华的诗歌里感受其艺术境界，能真正感受诗歌中的浩瀚宇宙。用优美的文字表达人情绪的意境，本身就能使抽象性情感跃然纸上，这种典型的中国文人的创作模式，也使宗白华的诗歌理论广受好评并获得热烈反响。在宗白华的笔下感受诗歌之美，利

用其诗歌理论创新中国诗歌，有利于我国诗歌影响力的提升。

我国是诗歌的国度，历史上的诗歌曾取得卓越成就。但在20世纪后，我国新诗创作陷入瓶颈期，甚至走向迷途，直到现在中国诗歌在世界文坛的地位也并未恢复如往昔。诗歌的失落令人遗憾，想要探寻新的出路，必须加强对诗歌理论的深入认知。今日的诗学在发展过程中有着丰富的中西方理论资源，机遇与挑战并存。加强对中国诗学的研究，了解诗学大家的理论认识，能为中国诗学建设提供宝贵经验。从宗白华的诗歌理论中窥见其文学体系，能让当今的人们在时代发展中感受特殊时代下的文人思想，这种思想不仅具有较强的学术研究价值，也能为后来者提供宝贵的理论经验，有利于我国诗歌的新生。

参考文献

- [1] 韩清玉.宗白华“自然”范畴的双向维度与生态美学话语的本土生成[J].文艺争鸣,2021(6):103-109.
- [2] 胡谋.“有隔有通”:宗白华关于建筑空间的美学理论[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50(3):144-151.
- [3] 陆纪君.坚持自由与发现传统:读宗白华《美学散步》[J].思想政治课教学,2021(4):95-96.
- [4] 金浪.历史断裂处的魏晋想象:在抗战语境下重读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J].文艺理论研究,2021,41(2):68-77.
- [5] 张生.“借外人的镜子照自己面孔”:谈“文化批评家”宗白华对中国文化的批评[J].社会科学,2020(3):172-180.
- [6] 黄小丽,温德朝.“美从何处寻”:宗白华意象论美学诠释[J].学海,2021(1):196-202.
- [7] 陈捷.论《学灯》主编宗白华与郭沫若的新诗创作[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3(5):20-25.
- [8] 李勇.从“中西对照”到“化异归同”:宗白华形上学美学的跨文化阐释[J].文学评论,2019(4):55-63.

作者 / 史记

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外国文学、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比较
单位系吉林大学文学院

基金项目

吉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惠特曼《草叶集》政治理念研究”
(JJKH20211251SK)